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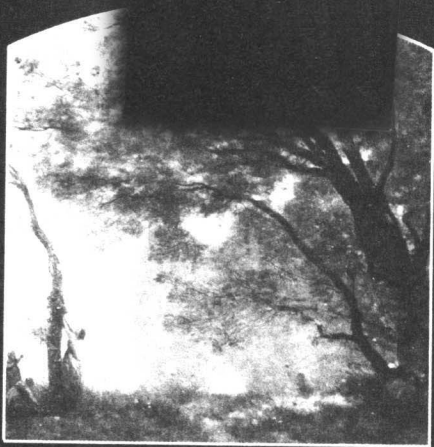
法 国 卷

世界散文经典

柳鸣九 主编 柳鸣九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

法国卷

柳鸣九 主编
柳鸣九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散文经典：法国卷/柳鸣九主编，柳鸣九选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8

ISBN 7-5313-1743-5

I. 世… II. 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②散文—作品集—法国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14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110001)

凌源市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57 千字 印张：17 $\frac{1}{8}$

印数：5,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 丹

责任校对：光 云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743-5/I·1526 定价：24.50 元 (全套定价 196.00 元)

总 序

柳鸣九

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

凡谈论散文者，凡选编散文集者，谁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与一般广大读者对于散文的看法与概念相比，只不过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要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少要起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读者对散文的理念，他们心目中的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渊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系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周围人们的经

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于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背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林园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炼，统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而一旦这种散文范畴观形成显观，又有致力于审美观营造的学者与才人用理论形态来加固与定型这种自发自然的倾向，如，最近就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散文选本的序言，明确地认为，历史上的散文名篇所写的无不都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因为“身边琐事”构成了“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散文范畴观来选编一个散文集，定可得到闲适性美文之一大汇编，何尝不是一件美事？近几年来国内的散文出版热，大抵就是因编这类散文、写这类散文蔚然成风而才不断升温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再三约请我主持这套世界散文的编选，我力辞未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把他们力陈的这样一理由听入了耳：春风已经有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中篇小说经典等几套书，想再搞一套散文选以成笼配套；另外，还有一点促使我不禁心动：在散文选本如林的情况下，是否就已经绝无用武之地了，是否就不可能另辟一蹊径？现在，什么人都讲究个“迎接挑战”，讲究个“我得尝试一次”，轰然而过的大浪潮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大时代生活中过于平淡无奇的我辈何不也“尝试一次”？即使遭到了挑战失利的惨烈，至少也可以仿时尚青年人那样悲壮地说一句：“我尝试过了。”

另辟蹊径，其实也谈不上，不过，自己的考虑与立意还是有的。最主要的一个立意，就是拓宽散文的国土，扩大散文的疆界。当然，“拓宽国土”、“扩大疆界”是说得过于雄伟了一些，其实，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重新确认散文固有的领土。

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理斯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还是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就不外用于人类各种实际活动中的记事、论说与歌咏的需要，自然而然逐渐就要讲究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再加上修辞学，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离文学散文就只有一步之差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宗教迷信、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文学散文无缘的，如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是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很容易就可以上升到文学散文的领域，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就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就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就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一张写得很讲

究的公文告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不过是写得义正严词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文学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中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作基础，小说与戏剧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即可看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盎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是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散文的写作却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的目的，人际关系与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辩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

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都可成为文学散文佳品。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论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之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了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来、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之为散文，那么又能称之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为人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要说是构成了散文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城、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如果只局限于紫禁城中，那岂不成了退位的溥仪？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之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识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的形象性、堪称文学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立意。

第二个立意说起来比较简单，那就是力求在篇目内容、译文采用上与过去已经出版的多种散文选本避免有任何雷同与重复。经各卷选编者的努力，在我国第一次译介的篇目占各卷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不等；有一部分文学史上公认的散文名篇，国内有关散文选本已有译介者，则尽可能另组新译，少数即使需要从同一个有关译本中选取者，则务在选取角度与所选段落上与已有的散文选本避免雷同。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

散文的研究、梳理、选编、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套选集作为“后来者”，要与以往的选本避免重复，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最后，谨向此套选集各卷选编者的精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柳鸣九

当代中国读者对散文的理念、尺度、标准与规格，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古文观止》这样一本家喻户晓的书以及五四以来《荷塘月夜》之类的散文名篇那里得来的。既定的民族文化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规范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趣味，特别是在历史过程与现实生活中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更容易造成人们的“先入为主”之见。如果按照这种既定的民族格式与常见的形态去面对，去衡量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的散文，定会产生某种差异感，甚至不习惯感。这种差异感，不习惯感绝非坏事，恰巧相反，它是文化上开拓视野，深化认识，兼收博采，充实滋益的过程的一个起点。

现在，我们具体面对的是法国散文。此时，它使我们产生的最表层的一种差异感就是，法国散文中的单个名篇明显不如中国散文多。在中国散文中，《滕王阁序》、《桃花源记》、《赤壁赋》、《岳阳楼记》、《秋声赋》、《陋室铭》这一类布局谋篇极为凝炼完美，遣词行文字字有如玕珠、且朗朗上口、为世代代广为传诵的妙文，实在不少数，而在法国散文中，有自己独立的艺术生命，在历史时序

的长河中仍传诵不衰的单篇经典，却为数不多。虽有一些，也不见得就符合中国散文的模式，如雨果的《〈克伦威尔〉序》，它内容丰富，气势博大，富于文彩，在文学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真可谓具有经典意义的宏文，但它的篇幅超常，不像中国散文那样在结构上凝练内敛、玉整珠圆；再如，左拉的《我控诉》一文，它义正词严，充满了愤慨的力量，曾在法国发生了春雷震响般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是政论散文的经典，但按中国的艺术散文的标准，它的政治性则过于压倒它的艺术性。

对于这种差异性，不应该急于作出谁优谁劣、谁高谁低的结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散文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如果说，法国散文中单个的、如珠玉般的经典名篇为数不多的话，那么，成书成册的散文名著却倒不胜枚举，其数量之多，当居世界之前列，至于不仅在艺术上有欣赏玩味之美趣，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有厚重份量与开创意义、且发生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的散文名著，恐怕就要算法兰西最多了。

事实上，在法国文学史上称得上是散文作家的，无不都有一部份量厚重的散文作品，而不是单篇散文，作为自己地位的基石，自己身份的标志，正是这些作家与作品构成了法国散文史系的框架与支柱，不论是否有人对散文史一词不屑一顾，但散文史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法国有自己的小说史、诗歌史与戏剧史一样，只不过，由于散文界说的游移，“散文城堡”的边缘模糊，散文史比较难作罢了。这篇小序不可能写出法国散文全部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也不妨指出这一过程中若干值得注意的盛况与一些最为突出醒目的辉煌景点。

法国散文灿烂的黎明是在 16 世纪。黎明从这里开始是因为此时涌现出了相当一批甚有实绩的散文作家，如加尔文的《基督教建制》一书与他约两千次的布道演讲，其庄重的文笔，简洁有力的风格，引人入胜的论说，为法国散文开了一个好头。多比涅的《写给

孩子们的自传》则提供了法国有史以来较早一部饶有兴味的散文回忆录。黎明从这里开始，特别是因为散文家之中，还有一个霞光万道的人物与一部气象万千的散文大作，那就是蒙田与他的《尝试集》。此作是人文主义思潮的结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心声与智慧，充满了自由个性的情趣，它以广博充实的内容与明洁清新的风格，至今仍在文学史上保持着散文经典巨作的至高地位。

17世纪是法国散文继续大放光彩的时代，致力于散文写作并获得出色成就的作家大有人在，明显比16世纪为多，传世之作绝不止一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一书，就其片断散论的形式而言，与中国古散文中的子书有所相似，而就规模之巨大，思辩之精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思绪畅达，文笔清明如水，对后世影响甚大，既使到了20世纪，仍是哲人作家汲取哲理灵性之源泉。拉布吕耶尔的《品性论》是一部深刻隽永的奇书，它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作了“成体系的”描述评析，可谓一个时代众生相的百科全书式的画册，既带有时代研究总结的性质，又达到了很大的人性深度，其启迪认识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是一条条精辟隽永的格言式文字的大集锦，条目多达五百有余，机智犀利、出色独到的思想，俯首即拾，曾深受马克思的赞美。塞维涅夫人的《书简集》清丽自然，既有当时时代生活的写照与见闻，又不乏作者的实感与性灵，是后世乐于阅读的书信散文佳品。波须埃的《谏词集》是文学史上一本独特的书，集中了他庄严肃穆、深切感人的追悼文，他的此类文章把追忆缅怀、说论评判、感情抒发、哲理阐释熔于一炉，富于灵感与诗意。圣西的公爵的《回忆录》，史料丰富，见闻广博，观察敏锐，描述生动传神，文笔充满情趣，是兼有史学与文学双重价值的名著，深受19世纪浪漫派作家的推崇。17世纪的文坛上还发生过著名“古今之争”大论战，前后达二三十年之久，卷入论争的作家也很多，其盛况亦可见这个时代散文之发达。

18世纪是法国散文的极度辉煌时期，真正称得上是世界文化

伟人的大散文家接二连三地涌现，他们在社会历史巨变的前夜，预感时代演进的暖流，以自己超常的心智与雄浑的笔力写出一部又一部散文巨著，为新时代的来到启迪世人的思想，人类近代精神文明的大厦就是靠这些巨著作为主要基石建立起来的。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最先宣告了启蒙思潮的散文杰作，这股思潮有力地冲垮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础，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甚至世界范围里，都带来了新文化、新精神的春天，《波斯人信札》尖锐的社会内容，深刻的思想涵意与优雅随意的信札文笔的完美结合，是人类散文艺术的一大景观。孟德斯鸠的另一部巨著《法意》更是政治学说的划时代之作，为近代国家政权的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指导原则，虽然不属艺术散文的范畴，但也可列入大散文的领域。伏尔泰是对法国专制主义社会起了摧枯拉朽作用的大思想家、大散文家，他最善于在自己的散文中对旧时代旧制度进行嬉笑闹骂，他的《哲学通讯》是带来新思潮，起过启蒙作用的散文力作，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在生动有趣的文笔与对历史人物个性化的描绘中，贯彻了近代历史学的科学方法，对后世历史学影响极大，至今，仍然是史学著作的楷模，又是历史散文的经典。到了狄德罗手里，散文也是派了大用场，成为他建造启蒙新思想宏伟大厦《百科全书》的有力工具，他以此完成了“改变人们普遍思想方式”的伟业，他还是近代第一位把严整的艺术理论体系、深刻独到的艺术见解与生动的艺术化的文笔结合在一起的大批评家，他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批评论著《沙龙》、《绘画论》在欧美批评史上享有巨大的声誉，曾被另一个民族的大批评家赞为：“每一句名言如电光一闪，照耀着艺术的秘奥”。卢梭更是写出了一系列散文经典名著的伟人，他的《民约论》与《论人类不等的起源》二书，奠定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划时代的巨作，如果这两部书应划入政治思想的范畴的话，那么，卢梭的自传《忏悔录》与《漫步遐想录》则无可争辩地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影响最大的文学散文经典名著，它以清新而富有感情色彩的文笔所表达出来的个性解放的精

神，自我坦露的勇气，返朴归真的向往与愤世嫉俗的力量，对 19 世纪的文学有巨大的影响，不少重要的文学人物都承认自己曾在这里受教受益，是从这所“学校”里毕业出来的。18 世纪散文另一大家布封则以其卷帙繁浩的《自然史》而闻名，这部作品以生动的文笔，对整个自然界从天文气象、地质地理到树木花草、飞禽走兽作了说明与描绘，既是一部唯物主义的科学巨著，又是一部有文学价值、规模罕见的散文大作。

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法国散文显然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在整个文学中所占有的份额愈来愈大，比例愈来愈高，到了 18 世纪，它无疑已占了绝对的优势。其原因除了时代社会的需要外，还有文学本身规律的根由，那就是因为散文直抒胸臆，毕竟是一种较小说相对简便的文学形式，在小说还没有充分发达起来的文学史早、中期，有志于写作者，有所感而需要进行写作者，往往自然而然就选取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就叙述、描绘与评说的艺术功能而言，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这几种文学形式中，小说与散文是比较有关、比较近邻的两种，因此，这两种文学形式既有互相促进的方面，也有互相争衡的方面。从艺术经验的积累而言，两种文学形式常有互相促进、互相勾通、互相借鉴，甚至互相补偿的时候；而从文学史的客观空间而言，这两种文学形式往往有互相争地盘的时候。如果说文学史的早、中期散文比小说更发达，那么到了 19 世纪、20 世纪法国小说空前发达的时代，散文在文学中所占的份额与地位就相对缩小了，这是因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创作能量守恒，能从事文学的人总有一定的限度，而从事文学的人所具有的创作能量也总有一定限度，特别是投放在相邻的两块文学园地上的创作能量更有一定限度。

虽然法国 19 世纪的小说空前昌盛，其总体成就虽然超过散文的总体成就，但在散文领域实绩斐然的作家与有份量的散文力作仍然为数不少。夏布多里盎是以词藻丰富的华美散文而著称的一大散文家，他的《基督教真谛》一书特具文采，充满灵性，不仅唤起了

整个一代宗教信仰的复兴,而且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部名著,其影响十分巨大。他的多卷本《墓外回忆录》以及游记作品也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学价值。斯汤达的散文作品为数甚多,《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是他旅居意大利数年观察、随感的结晶,着重于社会、政治与历史方面,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有深度的写照与评析;《罗西尼的一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音乐家传记;《论爱情》则是一部有心理深度而趣味盎然的专著。雨果仅游记作品就写有好几部,其中以《莱茵河》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更高,它是莱茵河流域自然风光、历史社会、人文习俗的全面生动展示,而且显露出欧洲一体化的远大目光,颇合20世纪的时代潮流,他的《莎士比亚论》是一本独特的批评论著,以充沛的激情与火热的语言写出来,具有文学散文的强烈感染力,他卷帙繁浩的《见闻录》是他漫长一生中政治社会、文学艺术、联谊交往等各方面经历、活动、目睹耳闻的形象记录,充满了生动的历史场景、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有趣的轶事,兼有文学与史料的价值。福楼拜出奇制胜,竟也以个人的书信而在文学昌盛的年代赢得了散文家的地位,他的书信写得认真讲究,且论文说事,言之有物,加以通信者不少均为一代名流,自另有文史价值,他的多卷本书信集,无疑也是要算这个世纪散文文库中的一份宝贵财富。都德在世界文学中独特的声誉就在于他作为小说家出色的散文化倾向,他的《磨坊文札》是小说化的散文与散文化的小说的典范之作,享誉世界文坛,他的《巴黎三十年》等两部散文回忆录也颇有名。左拉的散文作品也有好几部,其中以《我的憎恨》与《真理在前进》这两本带政治性质的书为最重要,是左拉作为文学家兼社会斗士这种身份特点的具体体现,它们在法国社会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事实载入了史册。19世纪的历史散文中也名著迭出,米舍莱的《法国史》等书因其史笔有想象的补充而描述生动,故他有“想象学派”之称。泰纳的《艺术哲学》是一部史论结合的艺术史巨著,以其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充满形象的历史描述与鲜明灿烂的文采而享誉世

界。勒南的《耶稣传》，不论就内容，还是就文笔而言，都是一部经典名著。这三位杰出的史家亦另有文学散文佳作，如米什莱的系列散文集《鸟》、《昆虫》、《海》与《山》，泰纳的《比利牛斯山之行》与《意大利游记》，勒南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等等。

20 世纪的情况与 19 世纪相同，虽然也是小说昌盛的世纪，小说的总创作量与整体成就几乎足以盖过其他所有的文学形式，但在散文领域大放光彩，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作品亦为数不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等充满了感情色彩的散文写作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宣扬的英雄主义与主体奋进精神曾在整个时代的青年中刮起了一股向往之风。纪德的《地上的粮食》一书堪称这个世纪的散文经典，它流出的个性自由的清泉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的《刚果日记》也具有世界意义，是世界左倾散文中难得的一部成功之作。莫洛亚以《拜伦传》、《巴尔扎克传》、《雨果传》等传记巨著而享有盛誉，其历史知识之渊博、学术动力之深厚、性格描绘之生动、文笔意趣之雅美，在世界传记散文领域里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圣爱克苏贝里是独特的一大家，专以航空生活为题材，他的《人的大地》等小说化的散文作品，可说是把人类从事航空开拓事业的丰富感受写到了完美之极致，他显然独占了世界的蓝天。萨特的理论散文与政论有十多卷之多，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领域均发生过世界性的巨大影响，他的自传《文字生涯》是《忏悔录》式的不朽力作，其严酷的自我剖析足见作者非凡的人格力量，是他获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他的《圣徒日内》、《福楼拜》与《波德莱尔》三部巨制鸿篇，以其巨大的心理深度与深刻的哲理思辩，而被认为是作家评传领域中的奇书。他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是当代女权主义的经典巨著，在全世界影响极大，她的富有文采的多卷本回忆录，是一代知识分子生活历程与西方文化界的状态的详尽忠实的记录，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萨特关系密切的加缪，是本世纪一位举足轻重的哲人作家，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对人的生存状态有极为深刻而形象的描述与阐

释，它在世界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的。马尔罗不仅是一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历史的大人物，而且是一位大文学家，他的散文作品甚多，其中《反回忆录》既有丰富的、意义重大的历史社会内容，在写法上又别具一格，纵笔如天马行空，灵气飞动，被认为是新潮派回忆录典范之作。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不难看出法国散文的基本风貌与民族特色。你进入了法兰西散文这片天地，你会有怎样的印象与感触呢？习惯把《滕王阁赋》、《陋室铭》、《荷塘月色》当作散文典范、散文模式的读者，在这片新天地面前，定会感到奇异与反差，如像《波斯人信札》中巴黎市民看到了波利人不胜惊奇一样。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散文世界像一个充满了曲径奇石、小桥流水、盆景苗圃、花丛林藪、亭台楼榭，美不胜收的大观园的话，那么，法国散文就像一个颇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势的大世界，当你在大观园的幽径上娱目观赏、接应不暇之后来到这片大世界的面前时，定会有“星垂平原阔，月涌大江流”的开拓感。在这里，玲珑精巧的小制作并非没有，更多的是宏篇巨制；在这里，吟哦休闲并非见不到，更多的则是上升到历史、社会的高度，意在对精神文化的发展有所作为。

这种基本风貌与民族特色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法兰西在世界近代史上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关键地位，这种民族的地位与处境要求它具有开阔的全欧眼光，甚至是全球眼光，要求它具有全人类的历史社会意识与人文意识。在这片国土、在这个民族条件下出世的一批批智士才人不能不应感到这种现实的需要、客观的要求，不能不去适应它、服从它，把它当作一种铁律、一种命令。于是，我们从法国文化精神的历史发展中，就能看到那些制造思想意识形态的智者，很多人都往往以思考、说明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与人文意识问题为己任，都往往以探讨政治、历史、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宗教、艺术等领域中的根本规律与重大事理为己任，他们的头